

贾平凹四十年
散文精选

自在

贾平凹 著

独行

贾平凹的独行世界
写给每个孤独的行路人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自在独行



贾平凹 著
写独每个孤独的行路人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在独行/贾平凹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54-8847-3

I. ①自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3537号

策 划: 黄博文
责任编辑: 吴 双 耿璟宗
封面设计: 仙 境

营销编辑: 刘 聪
责任校对: 许 昱
责任印制: 张 涛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 10

版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20千字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010-83670231进行调换)

第一章 孤独地走向未来

生命的睿智——从容是真

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，忽生忽死，忽聚忽散，短
短数十年里，该自在就自在吧，该潇洒就潇洒吧，各自
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，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。

0 0 2 / 纺车声声	0 4 0 / 孤独地走向未来
0 1 5 / 我的小学	0 4 2 / 读诗能耐热
0 2 1 / 西大三年	0 4 6 / 好读书
0 2 4 / 喝酒	0 4 9 / 生活一种
0 2 7 / 祭父	0 5 1 / 舍得
0 3 1 / 静虚村记	0 5 2 / 人病
0 3 5 / 敲门	0 5 9 / 笑口常开
0 3 8 / 等待	

目录

第二章 默默看世界

人世的悲心——宽释是福

世上的事，认真不对，不认真更不对，执着不对，一切视作空也不对，平平常常，自自然然，如上山拜佛，见佛像了就磕头，磕了头，佛像还是佛像，你还是你——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。

064 / 看人	109 / 说花钱
072 / 闲人	112 / 长舌男
077 / 弈人	116 / 关于父子
082 / 牌玩	121 / 说孩子
087 / 吃烟	125 / 说房子
089 / 饮者	129 / 关于女人
092 / 名人	134 / 说美容
098 / 朋友	138 / 说生病
102 / 说奉承	141 / 说死
106 / 说请客	145 / 读山



第三章 独自走一走

大地的魂灵——有敬无畏

五味巷里的人工资都少，而开销皆多，上养老，下育小，两个钱顶一个钱花；地位都低，而心性皆高，家家看重孩子学习，巷内有一位老教师，人人器重。

- 150 / 秦腔
- 158 / 商州又录
- 175 / 黄土高原
- 181 / 五味巷
- 187 / 白浪街
- 196 / 在米脂
- 200 / 清涧的石板
- 205 / 走三边
- 216 / 龙年说龙
- 220 / 玩物铭

第四章 独处的安宁

万物的情怀——乐以忘忧

玩风筝的是得不到心身自由的一种宣泄吧；玩猫的是寂寞孤独的一种慰藉吧，玩花的是年老力衰而对性的一种崇拜补充吧。我在我的书房里塞满这些玩物，便旨在创造一个心绪愉快的环境，而让我少一点俗气，多一点灵感。

236 / 狐石	255 / 残佛
239 / 三目石	258 / 树佛
241 / 丑石	260 / 坐佛
244 / 关于坝	261 / 红狐
246 / 拓片闲记	266 / 关于树
248 / 『卧虎』说	268 / 自在篇
250 / 动物安详	271 / 夜籁
253 / 看好门户	276 / 落叶

第五章 自在的禅意

天空的禅意——行于天地

日月交替一年，树就长出一圈。生命从一点起源，沿一条线的路回旋运动。无数个圈完成了生命的结束，留下来的便是有用之材。

280 / 桌面	299 / 月迹
283 / 燕子	302 / 一棵小桃树
286 / 云雀	306 / 天上的星星
289 / 文竹	309 / 一只贝
292 / 晚雨	
295 / 风雨	
297 / 荒野地	



孤独地走向未来

第一章

平日里只是洗、缝、纺、浆，干一些针线活计。现在就只有没黑没明地替人纺线赚钱了。家里吃的、穿的、烧的、用的，我们兄妹的书钱，一应大小开支，先是还将就着应付，麦子遭旱后，粮食没打下，日子就越发一日不济一日了。

我瞧着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，心里很疼，每天放学回来，就帮她干些活：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，她拉着线头缠团儿；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，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，才抽得她这般的瘦；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，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！

我说：

“妈，你歇会儿吧。”

她总给我笑笑，骂我一声：

“傻话！”

夜里，我们兄妹一觉睡醒来，总听见那“喻儿，喻儿”的声音，先觉得倒中听，低低的，像窗外的风里竹叶，又像院内的花间蜂群，后来，就听着难受了，像无数的毛毛虫在心上蠕动。

我就爬起来，说：

“妈，鸡叫二遍了，你还不睡？”

她还是给我笑笑，说：

“棉花才下来，正是纺线的时候，前日买了五十斤苞谷，吃的能接上秋了，可秋天过去，你们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呀……”

我想起上一学期，我们兄妹一共是二十元学费，母亲东借西凑，到底还缺五元；学校里硬是不让我报名，母亲急得发疯似的，嘴里起了火泡，热饭吃不下去，后来变卖了家里一只铜洗脸盆，我才上

了学，已经是迟了一星期的了。现在，她早早就做起了准备……

我就说：

“妈，我不念了，回来挣工分吧！”

她好像吃了一惊，纺车弦一紧，正抽出的棉线“嘣”的一声断了，说：

“胡说！起了这个念头，书还能念好？快别胡说！”

我却坐起来，再说：

“念下去有什么用呢？毕了业还不是回来当农民？早早回来挣工分，我还能养活你们哩！”

母亲呆呆地瓷在那里了，好久才说：

“你说这话，刀子扎妈的心。你不念书了，叫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？”一提起爸爸，她就伤心了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下来。

我看得害怕了，就再不敢说下去，赶忙向她求饶：

“妈，我再不敢说这话了，我念，我一定好好念。”

妈却扑过来，紧紧地搂住了我，搂得那么紧，好像我是一块冰，她要用身子暖化成水儿似的。油灯芯跳了几下，发出了土红色，我要爬过去添油，她说：

“孩子，别添了。妈听你说，妈要睡呀。”

这一夜，她一直搂着我。

秋里雨水很旺，庄稼难得的好长势，可谁也没有料到，谷子饱仁的节候，突然一场冰雹，把庄稼全都砸趴到泥里去了。收成没了指望，母亲做饭更难了。一天三顿，半锅水下一小瓢儿米面，再煮一把豆子。吃饭时，她总是拿勺捞着豆子倒在我们碗里，自己却撇上边的汤喝；我们都夹着豆子要让她吃，她显得很快活，却总是说：

“我是嫌那有豆腥气，吃了犯胃的。”

母亲那时是真有胃病的；可我们却傻，还以为她说的是实情哩。

日子是苦焦的，母亲出门，手就总是不闲，常常回来口袋里装些野菜，胳膊下夹一把两把柴火。我们也就学着她的样，一放学回来，沿路见柴火就捡，见野菜就挑，从那时起，我才知道能吃的菜很多：麦瓜龙呀，芨芨草呀，灰条，水蒿的。这一天傍晚，我和弟弟挑了一篮子灰条，高高兴兴地回来，心想母亲一定要表扬我们了，会给我们做一顿菜团团吃了，叮一进门，母亲却趴在坑上呜呜地哭。我们全都吓慌了，跪在她的身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全搂在怀里，问：

“孩子，想爸爸吗？”

“想。”我们说，心里咚咚直跳。

“爸爸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我们都哭开了。

“你们不能离开爸爸，我们都不能离开爸爸啊！”

她突然大声地说，并拿出一封信来。我一看，是爸爸寄来的，我多么熟悉爸爸的字呀，多少天来，一直盼着爸爸能寄来信，可是这时，我却害怕了，忙打开那封信。母亲说：

“你五叔已经给我念过了，你再念一遍吧。”

我念起来——

“龙儿妈：

“我是多么想你们啊！我写给你们几封信，全让扣压了，亏得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把这封信给你们寄去……”

“接到信后，不要为我难过，我一切都好。”

“算起来，夫妻三十年了，谁也没料到这晚年还有那么大的风波！我能顶住，我相信党，也相信我个人。活着，我还是共产党人，就是死了，历史也会证明我是共产党的鬼。可是现在，我却坑害了你们。我知道你和孩子正受苦，这是使我常常感到悲痛的事，但你们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好！所以，我求你们忘掉我，龙儿妈，还是咱们离了婚好了……”

我哇的一声哭了，弟弟妹妹也哭了起来，母亲却一个一个地拉起我们说：“孩子，不要哭，咱信得过你爸爸，他就是坐个十年八年牢，咱等着他！龙儿，你给你爸爸回封信吧，你就说：咱们能活下去，黄连再苦，咱们能咽下！”

母亲牙齿咬着，大睁着两眼，我们都吓得不敢哭了，看着她的脸，像读着一本宣言。母亲的那眼睛，那眉峰，那嘴角，从那以后，就永生永世地刻在我的心上了。

这天夜里，天很黑，半夜里乌云吞了月亮，半空中响着雷，电也在闪，像魔爪一样在撕抓着，是在试天牢不牢吗？母亲安顿我们睡下了，她又坐在灯下纺起线来。那纺车摇得生欢，手里的棉花无穷无尽地抽线……鸡叫二遍的时候，又一阵炸雷，她爬过来，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，借着电光，端详起我们每一张脸，替我们揩去脸上的泪痕，当她给我揩泪的时候，我终忍不住，眼泪从闭着的眼皮下簌簌流下来，她说：

“你还没睡着？”

我爬起来，和母亲一块坐在那里。

母亲突然流下泪来，说：

“咳，孩子，你还不该这么懂事的呀！”

我说：

“妈，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哩！”

母亲赶忙擦了擦眼泪说：

“孩子，我有一件事想给你说，我作难了半夜，实在不忍心，可也只有这样了。今年年景不好，吃的、烧的艰难，我到底是妇道人家，拿不来多少；你爸不在，弟弟妹妹都小，现在只能靠得上你了，你把书拿回来抽空自学吧，好赖一天挣些工分，帮我一把力吧。”

我说：

“我早该回来了，你别担心，我挣工分了，咱日子会好过哩。”

从此，我就退学务农了。生产队给我每天记四分工，算起来，每天不过挣了二角钱。但我总不白叫母亲养活了！母亲照样给人纺线，又养了猪，油、盐、酱、醋，总算还没断过顿的。

但是，这年冬天，母亲的纺车却坏了。先是一个轮齿裂了，母亲用铁丝缠了几道箍，后来就是杆子也炸了缝，一摇起来，就呱呱啦啦响，纺线没有先前那么顺手了：往日一天纺五两，现在只能纺三两。母亲很是发愁，我也愁，想买一辆新的，可去木匠铺打问过了，一辆新纺车得十五元。这十五元在哪儿呢？

这一天，我偷偷跑上楼，将爸爸藏在楼角的几大包书提了下来，准备拿到废纸收购店去卖了。正提着要出门，母亲回来了，问我去干啥，我说卖书去，她脸变了，我赶忙说：

“卖了，能凑着给你买一辆新纺车啊……”

母亲一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，骂道：

“给我买纺车？我那么想买纺车的?! 嚷！”

“不买新的，纺不出线，咱们怎么活下去呀？”我再说。

“活？活？那么贱着活？为啥全都不死了？！”

她更加气得浑身发抖，嘴唇乌青，一只手死死抓着心口，我知道她胃疼又犯了，忙近去劝她，她却抓起一根推磨棍，向我身上打来，我一低头，忙从门道里跑出来，她在后边骂道：

“你爸一辈子，还有什么家当？就这一捆书，他看得命样重，我跟他三十年，跑这调那，我带什么过？就这一包袱一包袱背了书走！如今又为这书，你爸被人绳捆索绑，我把它藏这藏那，好不容易留下来，你却要卖？你爸回来了还用不用？你是要杀你爸吗？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不敢回去，跑到生产队大场上，钻在麦秸堆中呜呜地哭了一场。哭着哭着，便睡着了，一觉醒来，竟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拍打着头上的麦草，就往回走。才进巷口，弟弟在那里嘤嚅泣哭，一见我，就喜得不哭了，给我笑笑，却又哭开了，说：“昨天晚上，全家人到处找你，崖沟里看了，水塘里看了，全没个影子，母亲差不多快要急疯了，直着声哭了一夜，头在墙上都撞烂了。”

“哥哥，你快回去吧，你一定要回去！”

我撒脚就往回跑，跪在母亲面前，让她狠狠骂一顿，打一顿，但是，母亲却死死搂住我，让我原谅她，说她做妈的不好。

中午，隔壁刘五叔到家里来，给我们送了半口袋苞谷面，他是一位老实庄稼人，常常来家里走动，说他历史清白，世代贫农，到“黑帮”家里来，不怕被开除了农民籍。他问了父亲的近况，叹息了一番，就和母亲唠叨起家常，说到今年的收成，说到柴火茶饭，末了，就说起买纺车的事，他便出了主意：让我进山砍柴去卖吧；柴

价上涨，一次砍五六十斤吧，也可以卖到二元钱哩。母亲先是不同意，我在旁紧紧撺掇，她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他五叔，这行吗？孩子太嫩啊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得起他爸吗？”

五叔说：

“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总要活呀！你放心吧，孩子交给我，我护着他，包没甚事的。”

母亲总算同意了，就帮我收拾了背笼、砍刀，天一黑，早早催我去睡了。半夜里，她摇我醒来，炕头上已放了碗热腾腾的糊涂饭，说是吃早饭。我怨她做饭做得稠，她说这是去出力呀，可不比平日。我给她盛了一碗，她硬不吃；逼紧了，扒拉两口，却把弟弟妹妹全摇醒，分给他们吃了。

末了，我和五叔出门，她给我装了一手巾烤洋芋，一直送着出了村，千叮咛万叮咛了一番，方才抹着泪回去了。

在山上砍柴，实在不是件轻松事，我们弯弯曲曲地在河沟钻了半夜，天放亮的时候，才赶到砍柴的地方。我们将干粮压在石板底下，五叔说，这样才不会让老鸱叼走的；就爬上崖上去砍那些枯蒿野棘的。崖很陡，我总是爬不上去，五叔拉我上去了，却害怕地挪不开脚来。一棵野棘没有砍倒，手上就打了血泡，衣服也划破了，五叔就让我别砍了，他身子贴在崖壁上，砍得很是凶，满山满谷都是回音：我帮他整理柴堆，整到一块了，他捆成捆儿，就从山上推下沟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便溜下沟，拾掇了背笼，吃了干粮，欢天喜地地往回赶了。

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更长，走不到几程，小腿就哗哗直抖，稍